



Deep Dispair III - Team Q

【第八個房間】

【 玩 家 】

你們眼前出現了一個狹窄的走廊，兩側分別有著紅色和藍色兩扇門，底部則是開始倒數三小時的鐵門，上頭貼著張紙條。

Q05(11) 吳銘：

注意到不同顏色的門，於是先走向紙條前，希望那上面能說明些什麼。

《本關鐵門開啟條件》

△請分別選一扇門進入，並完成房內指示。

Q05(11) 吳銘：

「……」說得也是，這鬼地方沒那麼佛心，這種時候肯定是下好離手。

「符棕鷹，你想選哪邊？」反正這情況先選後選也差不了多少。

Q02(-1) 符棕鷹：

「你選吧，我沒有差別。」反正這種事情，就只是等入門給另外的指示。已經懶的在選門這邊動腦了。

Q05(11) 吳銘：

「喔。」總覺得不是很意外對方會這樣回答。看了看兩扇門後，「那我進藍色吧。」決定依照直覺隨便選。

Q02(-1) 符棕鷹：

「了解，那我就紅色了。」點了點頭之後，走到紅色的門前，打開門走了進去。

你們分別進入房間後立即聽到了上鎖的喀擦聲，房內有一組桌椅、一台螢幕與無線耳麥、和一個外接按鈕，並有張紙條擺在桌上。

►紅門

「你是紅隊的控制者，得以命令戴著紅色耳麥的兩人，如果他們不聽你的指令，按下按鈕令手環可以產生電擊。規則：紅隊與藍隊必須進行淘汰賽分出四個名次，並將四人之中最輸的人被鎖在牆上。如果你的隊伍之中沒人拿到第一名，你將被扣十五分。」

Q02(-1) 符棕鷹：

「扣十五分？」規則是如此說明著，坐在椅子上看完規則之後，只是嘆了口氣。
不管怎樣，一定會有角色犧牲？果然在第一房的廣播說的是真的，但是那樣子，真的是太可悲了。早知道我就選人物了。不能跟吳銘那邊討論，也只能跟紅隊的人物講狀況。
嗯、不對。有辦法。可以要求人物的溝通。如果我這邊是輸了我扣分，那邊那邊會是輸了要如何？還是反向操控的贏了會有所加分？
「啊、對了。等等就透過人物那邊要求規則交換吧？」雖然藍隊那邊要不要說，也是他們的選項了。
好，就這樣吧。帶上了耳麥開始準備指揮就對了？啊、真不想做。

►藍門

「你是藍隊的控制者，得以命令戴著藍色耳麥的兩人，如果他們不聽你的指令，按下按鈕令手環可以產生電擊。規則：紅隊與藍隊必須進行淘汰賽分出四個名次，四人之中最贏的人將可以得到十分。如果你的隊伍之中沒人拿到第一名，你必須讓你的隊員擊殺最輸的那個人。」

Q05(11) 吳銘：

「……擊殺？」看完規則後身上不禁冒起冷汗和雞皮疙瘩。
「嘖，不曉得紅隊那邊的規則是什麼？」如果不管誰贏都必須得殺人，那麼……至少要讓……
『反正其他人都是陌生人，跟我沒關係……跟我一點關係都……』「唔唔……他媽的！」想著想著忍不住大罵髒話並捶了一下桌子。
隨後吳銘深呼吸了兩遍，「冷靜、冷靜……」一邊唸著一邊強迫自己開始思考：『至少還可以透過人物來和隔壁溝通吧？首先至少先釐清兩邊的規則有什麼出入，再來……媽的，最好隔壁輸了不用殺人，那麼到時候再要求對面讓步。雖然也不知道人物那邊，除了哥以外的三人會不會說謊？』努力思索著那三人在這之前的表現，想來想去還是覺得充滿謎、難以捉摸……這時候真痛恨自己對人際並不敏感，尤其是異性。
捏了捏鼻梁，吳銘鐵著不太好看的表情戴起了耳麥。

【 人 物 】

你們來到新房間，正前方的鐵門開始倒數三小時，並貼著張紙條，門的右邊有個螢幕，左方牆上則鑲了一副手銬。房中央的地板上擺著四個金屬頸環和兩對藍色耳麥、兩對紅色耳麥，以及兩把手柄部份分別為藍與紅的斧頭。

螢幕上的畫面為：

No.1	___	Q01
No.2	___	Q03
No.3	___	Q04
No.4	___	Q06

Q06(10) 吳聞：

「什、什麼？」才進房就被地上擺的斧頭嚇到，吞了吞口水後從旁繞過去先到鐵門那看規則，也沒漏看牆上那醒目的手銬。

Q04(10) 阿左：

『…。』一進到新房間就被斧頭吸住目光，不明顯的吞了口口水，視線迅速的掠過艷伶。

阿左沒多說什麼，邁步朝紙條的方向前進。

Q01(7) 艷伶：

『！』看到森冷的藍色斧頭躺在地上時，打了冷顫「……」到底還要”抵”掉多少東西…這樣還不夠…？真是受夠了！

Q03(12) 桐椿：

「什麼？」該不會又得……犧牲什麼了？糟糕，這次大概沒人可以求助了。

《本關鐵門開啟條件》

△請戴上頸環，並選擇隊伍。紅隊則拾取紅色耳麥，反之則藍色。

△請拿取對應顏色的斧頭，違反者將被電擊。

△請聽從耳機內所發出的指示行動。

△當分出四人名次時，請將螢幕右邊的編號移置對應的位置。

△四人按下手環上的A表示結果通過，不得再做任何修改。

Q06(10) 吳聞：

『完全沒有寫這個斧頭要幹嘛卻一定要我們拿，嗚……好不安啊。』看完規則後瞄了瞄旁邊的螢幕和其他在看規則的人。

「呃……我猜你們兩個會想一組？」看了看阿左和艷伶兩人，雖然是猜測的語氣，但內心覺得九成是這樣沒錯。

Q04(10) 阿左：

閱讀完紙條後聽到吳聞的話，只是輕輕的點了點頭。

「艷伶小姐，我們一組沒問題吧？」姑且還是要問一下對方的意見。

Q01(7) 艷伶：

「啊？當然、沒問題。」

Q04(10) 阿左：

聽到對方的回應後笑了一下。

「那…」轉過身看向在場的所有人「顏色…你們想怎麼分配呢？」

Q03(12) 桐椿：

「我沒意見，這種事情你們決定吧。」聳聳肩。

Q01(7) 艷伶：

「我都可以，規則上也沒有提到顏色的差別。」

Q06(10) 吳聞：

「我也沒什麼意見。」搔搔頭，「給你選吧？」對阿左說。

Q04(10) 阿左：

「啊…」阿左一向都是選剩下的，突然享有先選擇權讓她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嗯…那、藍色吧，因為跟我們手環的顏色一樣。」

Q06(10) 吳聞：

「嗯，那我跟他就紅色。」說完後就走過去蹲下身將紅色耳麥拾起戴好，並將對應的斧頭拿上手。

『希望待會不會用到這東西，嗯……』看著上頭銳利的鋒芒，下意識將手握緊了些。

Q04(10) 阿左：

「...。」默默戴上藍色的耳機，伸手指了指地上的斧頭，對艷伶說道「那個...妳拿著吧？」實在是不想碰任何東西。

Q01(7) 艷伶：

「...好。」拿起斧頭時發現意外的沉重。
用力握緊手中的把手部份，緊張得吞了下唾液發現喉嚨也同樣乾澀。
希望不是預想中最壞的方法。

Q04(10) 阿左：

「艷伶小姐，耳機...」拿起另外一個藍色耳機遞給對方。

Q01(7) 艷伶：

「謝謝，我都忘了。」空出受傷的那隻手接過並戴上。

Q04(10) 阿左：

對艷伶的反應只是回以微笑，沒多說什麼。

【 比 賽 】

「玩家」透過螢幕畫面——那如同監視器般固定、全彩的畫面上看見了「人物」們一個個將指定物品配戴完成。

Q02(-1) 符棕鷹：

物品配戴好了啊，先測試看看吧。

「喂？紅組的聽到了吧？」如果這台機器故障沒有讓他們聽到的話，我一定一秒破壞掉順便直接被處死算了。

Q06(10) 吳聞：

「！」聽到耳機傳來不太熟悉的聲音，如果不是自己弟弟的話想必就是另一位了，「呃，聽到了，你那邊情況怎麼樣？」順著回問。

Q02(-1) 符棕鷹：

「爛透了。」相當直接的說出自己感想。「我的耳機只能與你們兩人通話，我不能跟吳銘那邊交換規則。所以接下來，我希望你們把你們拿到的規則跟我說，還有去跟藍組的人物，問出吳銘那邊的規則。」說完一大串話，思考了下還是補充了自己拿到的規則。「我這邊是你們兩個人，沒有一個拿到第一名。我會被扣十五分，外加，最後一名會被鎖在牆上。如果被問到我這邊的規則，就請轉告了。忘記的話再問我一次就好。」

Q06(10) 吳聞：

「.....」安靜聽著對方說明，一直到某部份才忍不住小聲驚呼，「蛤？最後一名要被留在這邊？」邊說邊瞥了眼牆上的手銬，光是這樣聽到果然難以馬上接受，「讓你被扣十五分也不太妙啊.....」碎碎唸完之後走到鐵門前將規則紙照唸了一遍。

「——這樣清楚嗎？」唸完之後補上一句詢問。

Q03(12) 桐椿：

「.....」靜靜聽著兩人對話，偶爾應幾個單音。

Q02(-1) 符棕鷹：

「了解。」聽完之後回應了對方。「那我就先安靜，等待你們的消息。勞煩了。」

Q05(11) 吳銘：

靜靜地看著監視器畫面——我操，斧頭？玩真的……

不意外地那兩個女的同一組，而且選了藍色——從選手環顏色那時候就看得出來了，她們喜歡這顏色吧？想到這裡，總覺得有點後悔選藍門，畢竟這下得跟兩個自己最摸不著頭緒的人合作了。

那麼，接著確定一下這些鬼東西確實管用吧。

「呃……」啊糟糕，要說些什麼……「那個，麥克風測試。聽、聽得到嗎？」有點結巴。

Q04(10) 阿左：

「…？」先是不解的看著吳聞跟桐椿的反應，隨即就聽到吳銘的聲音從耳機傳來。

「聽得到喔。」伸手按住耳機，讓聲音更清晰一些。

Q01(7) 艷伶：

原來我們這邊的是弟弟啊？「聽的到。」

Q05(11) 吳銘：

耳機傳來有些熟悉的年輕女性的聲音，「嗯。」通訊成功帶來的一絲絲興奮讓此時孤身一人的吳銘感到有些哭笑不得。

深呼吸了一口氣後，開口道：「好，聽我說，我現在一個人待在小房間裡，透過監視畫面看著你們。我沒辦法和符棕鷹那邊聯絡，大概也不能跟紅色耳麥的那兩個人溝通。」講到這裡稍微停頓了一下，思考著面對這兩人，該坦白到什麼程度。

——唔，好歹這規則關係到生命……這兩個女人難懂歸難懂，但不至於藐視人命吧？「然後——」將自己眼前的規則全數唸出。

「不管怎麼樣，我不希望讓任何人殺人……總之，現在我想先知道紅組的規則是不是也一樣。能麻煩妳們幫我和另外兩人交換規則嗎？」一口氣吐出了一堆話，使吳銘的心跳變得有點快。

Q04(10) 阿左：

「擊殺…」聽著吳銘唸出規則，阿左感到有些暈眩，手指的疼痛感彷彿啃食著全身「所以…避免傷亡-我跟艷伶小姐必須要有一個人是第一名對吧？…真是…」『操他媽的爛規則。』

Q05(11) 吳銘：

「……是，如果紅組沒有一樣的狗屁規則的話。」語氣有些憤慨。

Q04(10) 阿左：

「交換規則啊…沒問題。」瞥了眼吳聞跟桐椿，邊朝他們走過去邊跟吳銘報備自己這房的規則。

『擊殺…擊殺…擊-沒事的，不要想，我一定…』

Q01(7) 艷伶：

「……」看著阿左走到紅組那邊交換規則，不要緊吧？

一樣跟著走過去並站在旁邊幫忙補上遺漏的細節。

Q05(11) 吳銘：

聽完對方說明人物組的規則後，「嗯，這樣……」像是得出什麼結論似的開口：「所以，名次是你們自由心證囉？如果有必要的話，是不是可以……」語帶保留。

Q04(10) 阿左：

「嗯，這部分我會好好跟另外幾位解釋清楚的。」稍稍停下腳步說道。

Q06(10) 吳聞：

「呃、那個。」朝面前的阿左揮了一下手，「符同學說紅、藍組的規則不知道一不一樣，所以希望可以交換一下情報……」

Q04(10) 阿左：

「好的。」對吳聞點了點頭，流暢的背出藍組的規則「...所以，為了避免傷亡，名次的部分可能要稍微調整一下。」講的十分婉轉，阿左默默的祈禱眼前的人能聽得懂她的說詞。

Q06(10) 吳聞：

「調整.....」極小聲地覆誦了讓人在意的語詞，或許是覺得藍組的規則聽來過於殘酷，面上不由得沉重了些，「紅組這邊沒有人第一名的話符同學會被扣十五分，其他都一樣，但最後一名要被留下。」

Q04(10) 阿左：

「...」聽完紅組的規則瞬間瞪大眼看著吳聞「.....15分...這跟『擊殺』有什麼兩樣...還有...留下...」眼神瞄向牆上的手銬。

「到底有完沒完...」憤怒的握緊拳頭，真想一拳打在那個自稱Deep的人的臉上，來回深呼吸了幾次才轉過身對著耳機開口「吳銘先生，關於紅組的規則-」轉述了一遍給吳銘。

Q01(7) 艷伶：

這次就只是從頭到尾默默的聽同組對象回報規則狀況，不安讓心跳越跳越厲害。
看向手上的斧頭——來硬的絕對比不過...怎麼辦？

Q05(11) 吳銘：

透過耳機隱約可以聽到哥哥的聲音，這使得吳銘稍微感到安心。

「.....嗯。」聽著女高中生的聲音，感覺得出來對方那微微顫抖的語氣。「妳們記得.....第六房的那個女孩子吧？那時，廣播的王八蛋說過『她是之前的實驗品，如果你們之後零分或負分的話，也會變成跟她一樣』.....」停下來用力吸吐著空氣，「這，也就是說，不讓紅組得第一的話，六人中會有兩人下場變成那樣.....？」

雖然符棕鷹的分數似乎已經是負分了，不過搞不好還有救——別再往下扣十五分的話。不管他本人有多想尋死，只要還在自己能力可及的範圍內，還是想盡量避免更多的犧牲者。

Q04(10) 阿左：

「...嗯。」想起那女孩時肩膀不明顯地抖了一下「能將傷亡數減到最低當然是再好不過的。」

Q05(11) 吳銘：

「唉.....」重重地嘆了口氣，也不管麥克風的另一端還有兩人聽得一清二楚。

「單純以人數考量來看的話，似乎是讓紅組勝利更好一些.....」『而且，長痛不如短痛，要被那樣玩弄的話還不如.....』皺著眉頭，總覺得要再吐出任何一字都難如登天。

「.....但、怎麼可能、讓妳們兩個女孩子用斧頭殺人？」儘管雙唇顫抖著，還是下意識完整說出了這句話。

Q04(10) 阿左：

像是回應吳銘似的也嘆了口氣。

「那...關於比賽的部分，你有什麼想法嗎？」

Q05(11) 吳銘：

「我.....說實在沒什麼特別想法。」手指有些焦躁地在桌面上敲打——啊、痛。震動傳到後兩指的缺口時，整隻手揪了一下。

「你們四人討論一下，大家都同意就好。」像這樣把決定權交給別人令吳銘有些不安，但眼前這情況他也不敢輕舉妄動。

Q04(10) 阿左：

「嗯。」簡短的應了聲，先是看向艷伶再看向紅組的另外兩人，眼神中透著看不出的情緒。

Q01(7) 艷伶：

「先說我不想比需要用到這東西的項目。」微晃手中的斧頭讓人明白『這東西』指的是什麼。
開玩笑，就算被帶去賣的時候也沒有揮過那麼重的東西！才不會承認到現在都嬌生慣養！

Q05(11) 吳銘：

透過螢幕看見艷伶揮著藍色手柄的斧頭。「.....是啊，最好還是別用上那種東西.....」小聲說著，語氣聽來有些淡然。

Q04(10) 阿左：

看著艷伶有些不自然的晃著斧頭，默默的挑起一邊的眉毛。

Q06(10) 吳聞：

「——就是這樣。」透過耳麥向符棕鷹轉述方才聽來的藍組規則。

Q02(-1) 符棕鷹：

嘆了一口氣，閉上了眼開始思考著該如何是好。

不論怎樣，最後一位都是早死或是晚死的問題，是當場死亡還是最後被抓去當實驗品？這種差別而已。「抱歉，明明你們都是想生存的。還要讓你們遇到這種事情。」如果是我就好了啊，可惡！「總之，等一下繼續討論吧。要繼續麻煩你們了。」又不自覺的嘆氣。

Q06(10) 吳聞：

「別這麼說，會變成這種局面也不是你的錯。」語氣摻著些無奈，「不會，你還有什麼想轉達的嗎？或是在意的事？」

Q02(-1) 符棕鷹：

「.....應該是，沒有了。目前。」苦笑了下，本來閉著的眼然後睜開，盯著監視器。「就等藍組那邊，有什麼決策吧。」現在的話，就當休息一下吧。只有現在，不太想在動腦了。

Q06(10) 吳聞：

「嗯。」簡短應了聲之後往藍組的方向看去，似乎還在進行討論的樣子。

『.....這樣乾等總覺得有點沉悶啊。』吳聞把斧頭放在一邊之後背靠著牆發呆，然後想到什麼似地出聲了，「那個.....符同學？可以跟你.....呃，聊聊嗎？」雖然兩個隊友都讓吳聞有些卻步，但隨意挑一個都勝過放自己在那邊胡思亂想。

Q02(-1) 符棕鷹：

「可以。」反正也只是聊聊，沒有拒絕的必要。「但是我先說，我不會開話題。」畢竟自己說的話都很莫名，也有所自覺的。

Q06(10) 吳聞：

「你.....為什麼想要尋死啊？」話才問出口就有點後悔了，這種因為好奇而探求他人隱私的行徑似乎不太恰當——還是在這種情況下，「抱、抱歉，如果不想說也沒關係，當我沒問就好。」單手掩面。

Q02(-1) 符棕鷹：

「這不是什麼大問題，在以前就有人問過了，不過說短可以很短。說長可以很長，為了不浪費時間我只說短的版本。」說完這句話，只是聳肩然後用了右手順了下自己的髮。「只要找尋死亡這個行為，可以讓我覺得，我的人生還有一點困境。」他閉上了眼，又睜開了眼。「我的人生順遂的讓他人厭惡，所以我才進來這邊。我也猜的出來是誰陷害的，但是我很感謝他，也讓我感受到困境這回事。就是如此罷了。」

Q03(12) 桐椿：

「嘖.....」過度順遂的人生.....嗎？世上居然有人因為人生過得太爽而想找死啊？真是一種米養百種人呢——哈哈。要是每個人都能擁有選擇權，自己寧願給妹妹一個完整的家庭，或許妹妹.....會更幸福、快樂些，而自己也就不會落到這種下場了吧？被原本合作的夥伴背叛、丟進這鬼遊戲裡的爛人生岔路.....。去他媽的，幹！

Q06(10) 吳聞：

「順遂的人生.....」聽著這個詞忍不住想起了自己可說是一場糊塗的過往，回憶的笑容有些苦澀，「看來順遂也有順遂的煩惱呢，雖然我沒辦法干涉你的決定.....還是會覺得很可惜。」說著說著朝身前伸出手，「只要活

著就可以做好多事喔，雖然我.....以前做了不好的事情，但偶爾還是會覺得能夠站在這裡真好——啊、當然不是說『這裡』啦，哈哈。」慢慢握起，「生命消逝得好容易，沒有就是沒有了，就算我再怎麼後悔也都沒有用了.....」放開。

停頓幾秒後突然轉了個語調說：「啊、抱歉抱歉，怎麼變成我在碎碎唸了，該說人年紀大了就是會這樣嗎？哈哈.....」透過耳機仍可聽出笑聲中的尷尬。

Q02(-1) 符棕鷹：

「.....不要緊的。你說的也有理。」聽完一大串的話，不禁認同。
的確，活著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早就膩了啊，早就對這個人生想放棄了。
生命這個事情，每個人的看法都不同，但是.....

「認真來說，我這個人還是，快點消失才比較好。」喃喃自語的話，但是並沒有把耳麥拿下，想到可能剛剛的話傳了過去，又補充了句：「剛剛那句，請當沒聽到吧。」

Q06(10) 吳聞：

『.....怎麼可能當作沒聽到啊。』在安靜了幾秒後接著說話：「如果——我說『如果』啦，出去之前你有改變心意的話，我願意幫你，在我做得到的範圍會盡量.....嗯。」怕自己掛保證之後反而出什麼意外，所以還是語帶保留。

Q02(-1) 符棕鷹：

「呵.....你還真是個好人啊。」聽到這些話，無意間的笑了出來。「但我直說吧，就算我真的最後一刻轉換心意，也無法出去了。」看著自己的分數，根本就是會變成實驗品了，除非又可以轉讓分數，不過上一關都可以了，下一關，一定無法了吧。「不過還是，謝謝了。」

Q06(10) 吳聞：

「嗯。」估計對方也想到了分數轉換的不定規則這件事才會這麼說，心裡還是默默希望能再碰到轉換的機會。

Q01(7) 艷伶：

小聲的感嘆「真是個濫好人。」聽完閒聊(或是心靈雞湯)挑眉，這些話怎麼感覺以前也有個什麼人這樣跟她說過？只是語氣更加的....更加的什麼？為什麼想不起來呢？

Q06(10) 吳聞：

「嗯？你剛才才說有什麼嗎？」聽到了細碎的人聲便朝艷伶看去。

Q01(7) 艷伶：

「沒有，我剛剛沒說話。」直接否認。
「只是你講的話感覺很熟悉。我忘記是在哪邊聽到的...嗯...好像也沒那麼溫柔。」回想了下還是想不太起來，應該不重要吧。

Q06(10) 吳聞：

「是嗎。」方才那段自以為是的話被其他人聽到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自然地搔了搔頭髮，語氣有些遲疑地問：「你也.....曾經想要死掉嗎？」馬上補了句：「呃、不回答也沒關係。」

Q01(7) 艷伶：

「嗯？」聽到稀奇的問題後笑似非笑的看著他「我也～有喔～不如說有才正常啊。」帶惡意般說話時強調「也」這個字。
「但比起去死我更想活下去，所以我從那邊逃走好多次，不過運氣都不太好。」聳肩「這次醒來就在這裡了。」

Q06(10) 吳聞：

「你也.....很辛苦呢，嗯。」感受到對方有些「不一樣」的說話態度而覺得後悔問出口了，微笑得有點僵硬。

Q03(12) 桐椿：

「……感覺這裡不少人生活都過得不是很好啊？自己則是覺得已經從地獄裡走了一回，好不容易過的好些，卻——唉。不曉得是否有別組人也在遊戲當中？妹妹……應該不會也被陷害了吧？想到此就覺得有些坐立難安。「不會的……不會的……對吧。」不安時會啃咬拇指的指甲不曉得從何時染上的壞習慣，音量小到無人發現地碎碎念著。

Q05(11) 吳銘：

持續盯著螢幕看，哥哥似乎透過耳麥在說些什麼，還舉起了手……啊，傳來了艷伶的聲音。

『死、活下去……現在是什麼生命教育時間嗎……』真虧他們現在還聊得起這個，『是不是在勸符棕鷹活下去啊？嗯……那個三八也就樂觀這點好了。』托腮想著，臉上不經意掛起淺淺的微笑。『可是現在……』想到現況的不明朗後表情又隨即沉了下來。

『如果我有那傢伙一半的樂觀就好了。』

Q01(7) 艷伶：

看對方一臉尷尬「咻！」一聲的打在吳聞的屁股上，笑罵「看看這什麼德行！出息！」

Q06(10) 吳聞：

「！？」「吳聞整個人彈了一下，滿臉驚嚇加莫名其妙，「呃、我……哈哈。」不知道做何反應才好只能乾笑兩聲、一邊想著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年紀應該比她大吧？剛剛那講話的感覺怎麼很像鄰居的阿伯……』

Q05(11) 吳銘：

看見螢幕裡的畫面，「……蛤？」吳銘整個人僵直了身子，張著嘴愣愣地盯著。「呃、呃，現在女孩子都玩這麼兇？」單手摀了摀臉。

Q03(12) 桐椿：

「……感覺是很常幹這類事情的女人，搖搖頭，希望家裡的天使以後不會變成這副德行。

Q04(10) 阿左：

『……』看著艷伶光明正大的吃著吳聞的豆腐，阿左感到十分無奈便伸手扶額。

嘆了一口氣後才向前搭話「比賽的事情，你們有什麼想法嗎？」

Q06(10) 吳聞：

「呃……吳銘有說什麼嗎？」試著將臉部恢復成平常的表情。

Q04(10) 阿左：

「他說他沒什麼想法，請我們四位自行討論一下，大家同意就好…這樣。」

Q06(10) 吳聞：

「這樣嗎，好吧。」

嘴上這樣說，心底其實有點意外自己那可靠的弟弟居然沒有提供意見，『不過我也不能老是靠吳銘幫忙啊，一點哥哥的樣子也沒有，總之試著想想辦法吧。』雙手環胸一副在思考的樣子。

Q01(7) 艷伶：

臨時也想不到好辦法，感覺每個人之間的氣氛陷入膠著「……」

Q03(12) 桐椿：

「這種主意，你們出吧。」聳聳肩、不屑地說。反正自己想出的答案一定是會對自己有利的，而就一定會被駁回吧？團隊合作什麼的，公平起見才是最重要的吧，真是麻煩呢……

Q06(10) 吳聞：

「唔……這裡除了斧頭以外什麼都沒有，能決定名次的方法怎麼都只想到一些小遊戲什麼的……」一臉苦惱的邊想碎唸著。

Q04(10) 阿左：

「小遊戲啊...」擺出思考時的慣性動作，沉吟了一會兒才抬起頭，並說出自己的想法「遊戲的話我不認為輸家會願意乖乖被綁在牆上，而且本來就有些人比較擅長玩遊戲，論公平性的話...我倒是有個好主意。」眼神有些閃爍，停了幾秒才繼續說道「不如我們...來投票吧？」

「規則很簡單，大家一起閉上眼睛並指出你想綁在牆上的人。」邊說邊示範一次給其他人看「由吳銘先生跟棕鷹先生來當裁判，有誰不服輸或是偷打暗號就電擊伺候，」拉了拉脖子上的頸圈「當然，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如果有想到更好的方法都可以考慮，有意見的地方也都可以指出來，各位覺得如何？」語畢便環顧另外三人，等待著答案。

Q06(10) 吳聞：

「投票.....嗎。」認真聽完了規則後又再次低頭陷入思考。

『雖然聽起來有點殘酷，但如果猜拳什麼的又輸了我還真的.....』想起自己因為猜拳就丟掉兩次機會而懊悔不已，不得不說如果靠投票的話自己或許還有一點點機會可以存活下來。

『可是，要投給誰呢？』仍低著頭沒有表示。

Q05(11) 吳銘：

「.....」投票，說真的並不是沒有想過這方法，但要論公平性啊——那四人當中有兩人打一開始就宣示同盟了，這天秤豈不是早就歪了嗎？

「.....真聰明。」但這些話可不能隨便說出來，再怎麼說自己和這兩人，在現階段是必須好好合作的。

「妳們兩位是怎麼想的？順其自然，還是有擬定好的計畫？」順著「合作」這條線，吳銘先旁敲側擊地問著。

Q01(7) 艷伶：

投票啊.....瞄了一眼阿左又把視線拋向對組兩人身上，皺了下眉頭。

哥哥『現在還不能動』那選項也只剩一個——「也可以，我沒意見。」

Q03(12) 桐椿：

「嗯.....也就只能這樣了吧？閉起眼的話雖看不到，但另一房還有人監視著。」思考了下回答道，「喂，你們兩個不會作弊吧？尤其是兄弟檔。」抱持著一點點不信任的語氣。

Q06(10) 吳聞：

「啊？」聽到自己似乎被點名而稍稍抬起頭對上桐椿的視線，「呃，我現在連直接跟吳銘說話都沒辦法，應該很難作弊吧.....」表情帶著無奈。

Q01(7) 艷伶：

聽到對面比較年輕的那個突然問話，愣了一下笑回「這不是作弊。我們跟兄弟倆先前也並不認識。」

Q03(12) 桐椿：

「喔。」說的也是，聽了對方回答，鬆了一口氣。

Q02(-1) 符棕鷹：

投票？看來對方應該不是當作提議，而是想說聽起來公平的做法，來讓他們那邊傷害最低吧？算了不想猜了。等等答應他們，然後跟吳聞和桐椿講吧。

「你們兩個等等不要回我話，先答應投票選項，然後統一指其中一位。你們兩個溝通是要左還是右，就這樣。」啊不對，修改好了。「不要溝通，先都投阿左，不然我給你們的指示會曝光。以上，沒遵守被我知道的話，就等著被我電擊吧。」最後電擊那兩個字還刻意加重了音，才總算閉嘴。

Q04(10) 阿左：

聽到吳銘的話後挑了挑眉，看了艷伶一眼後沒多說什麼。

「...我可不想被電死啊。」以極小聲的音量說道。

Q05(11) 吳銘：

「……哈。」忍不住苦笑了出來。原來自己在對方眼裡是這種形象啊？「如果我這麼做，你剛剛說的『公平性』可就不成立了。而且到時所有人會都看在眼裡。」語氣中不帶任何感情，單純就只是以客觀層面解說而已。「總之，謝謝妳們願意主動投給那一位。」

Q04(10) 阿左：

「事先聲明，我在提出這個意見以前我心裡就已經有答案了。」有些嚴肅的開口說道「而且我也說過了，有更好的意見都可以提出來。」加重了語調，再怎麼說都不願意被誤會成作弊啊。

Q05(11) 吳銘：

「不不不，別激動。妳是不是誤會了什麼……我的意思是，就算妳想投給我哥，我也不會電擊伺候的。所以，我才要真心感謝妳願意主動投給另一位啊。」在螢幕前搔搔頭。

Q01(7) 艷伶：

「嗯哼。」發出也不知道是回答哪邊發言的應聲。

Q04(10) 阿左：

聽到耳機傳來的聲音後表情稍微緩和了些，不過剛才那番話可不是說給吳銘一個人聽的。

Q06(10) 吳聞：

「嗯……」不知道是不是得到結論了才發出聲音，「我沒有其他意見，所以也贊成。」抬起頭。

『有點意外符同學會說要電擊我們……哈哈。』這樣想著，『呃，不過聽從指示算不算打暗號的一種啊？算了，難得符同學會主動提意見，還以為會直接放著我們不管……』瞄了眼隊友。

Q03(12) 桐椿：

「都贊成的話那就——開始投票？」說著說著便閉上了眼，但還沒有其他動作。

Q06(10) 吳聞：

深呼吸並隨著肩膀的垂下閉上眼睛。

Q04(10) 阿左：

緩緩的閉上眼睛。

Q03(12) 桐椿：

「都閉——上了嗎——？」

Q01(7) 艷伶：

「都閉上了，老師。」

Q03(12) 桐椿：

「不好笑。」吐槽了那女人，「那麼現在——投票吧。」說完，便將手指向阿左。

Q06(10) 吳聞：

指向阿左。

Q04(10) 阿左：

伸出手指向桐椿。

Q01(7) 艷伶：

伸出手指指向桐椿。

阿左兩票、桐椿兩票，顯而易見的平手了。

Q01(7) 艷伶：

「好了嗎？我要張開囉——」

Q05(11) 吳銘：

「.....」這麼有志一同.....？難道紅組那邊也討論過了.....

「.....阿左兩票、桐椿兩票。妳們可以睜眼了。」向兩位女性說著。說實在，這下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Q04(10) 阿左：

「...。」聽著吳銘的指示睜開了雙眼，似乎不意外吳聞跟桐椿都投給自己。

Q01(7) 艷伶：

「...嘖。」男人這麼有默契？.....都忘了還有另一個指揮。

Q02(-1) 符棕鷹：

「平手，跟我猜測的一樣。對面果然都是投桐椿。」直接把狀況說了出來。「好了，可以睜開眼了。」

Q06(10) 吳聞：

『平手嗎.....雖然不是我被投有點鬆了一口氣，但問題還是沒解決啊。』

張開眼睛，不知道該用什麼表情面對現況——大概是無奈摻著點為難。

Q03(12) 桐椿：

「嘖.....為什麼是我啊！」切——要不是說好投阿左，要不然可能自己會被選為最高票吧？就說跟這群人在一起準沒好事。

Q04(10) 阿左：

「那為什麼是我啊？」對於桐椿的反應覺得有些好笑，音量只有身旁的艷伶與吳銘聽得見「真奇怪啊，我怎麼不知道他們這麼有默契？」大膽的猜測著紅組有事先商量過。

Q03(12) 桐椿：

「你們心靈契合個屁阿。」十六歲以上的女人真討人厭。決定回去開發凍齡藥。

Q04(10) 阿左：

「不好意思，這句話原封不動的還給你。」面帶笑容的回嘴，還故意勾起艷伶的手。

Q01(7) 艷伶：

沒說什麼就這樣被勾著。

心跳暫時不像開始跳那麼快了，還好。

Q06(10) 吳聞：

看著這些人吵起來有點不知所措，「怎麼辦啊.....」是對現況的感想，也是對符棕鷹求救的信號。

Q02(-1) 符棕鷹：

天啊這是什麼幼稚園等級的狀況，我記得我不是當園長的啊。頭好痛。

「我怎麼知道怎麼辦，快點投票別吵了。」當時沒吃什麼東西，我可不想連帶胃痛。

Q06(10) 吳聞：

『如果就這樣繼續投的話可能一百次都是這個結果.....』

看他們還會吵上一會兒的樣子，吳聞稍稍轉過身子看了看天花板離自己最近的監視器，盡量以不會被注意到的角度比了下自己然後指了指桐椿，隨後很快轉回去。

——『如果有必要，我會投給桐椿。』

Q05(11) 吳銘：

「蛤……」小小聲地呻吟了一下，吳銘看著這畫面，總覺得有點頭痛——接著就看見了哥哥回望著鏡頭。看見哥哥的正臉使吳銘心頭突然揪了一下，不過他隨即注意到對方似乎正在打什麼暗號。『是打給符棕鷹看的吧……他也要投給桐椿……嗎？』

想著不禁覺得心情有點複雜，如今那個單純善良的哥哥也得做出這種事……

Q03(12) 桐椿：

「幹，那現在要怎麼辦？」碰了碰和自己投了相同對象的人。

Q06(10) 吳聞：

「呃，我……」有點心虛的笑了笑，沒有馬上回答。

Q02(-1) 符棕鷹：

嗯？難不成是要我犧牲他們其中一個嗎？這個意思嗎？

唉、煩死了如果我是人物這種事情就可以快點結束了。抓了抓髮，然後嘆了口氣：「我大概懂了，但是以我的想法來說，我希望不要發生。」他停頓了幾秒，然後才接了下去。「等等換個比賽方式吧？賭運氣吧，或是講你為什麼要拼死出去的原因。一人三句話完畢，去跟對方提議，如果不行的話。那就只好這樣了吧……雖然我真的很不希望。然後我先閉嘴，麻煩轉告。」

Q06(10) 吳聞：

因為偷打暗號的時間很短，不知道符棕鷹理不理解自己的意思，不過至少有看到就好，「最後手段，嗯。」不講得太清楚以免桐椿起疑，「好，我問一下藍組的意見。」

「欸，可以聽我這邊一下嗎？符同學有個提議」向其他人揮了揮手，「他說『賭運氣、或是講講自己為什麼要拼死出去的原因，一人三句』，如果大家不同意的話就繼續投票。」

Q01(7) 艷伶：

「……所以要改比誰比較可憐的意思？每個人的定義都不一樣，也沒標準——你確定要比？知道別人的經歷……罪惡感會加重呢。」聽完就算同情也是會維持一樣的選擇吧

Q04(10) 阿左：

對於艷伶的說法點了點頭表示贊同。

Q05(11) 吳銘：

「『比誰比較可憐』？」不自覺地問了出口。想了想，大概是有誰提出了新的意見吧？

Q04(10) 阿左：

「啊…」聽到吳銘的聲音才想起自己忘了轉告對方，於是把剛才的情況詳細的敘述了一遍。

「我還是贊成投票。」小聲的對吳銘補上一句自己的想法。

Q05(11) 吳銘：

「了解，但這方法肯定沒用的吧。就算有誰說得哭天搶地的，說到底還是不關自己的事啊。」直接表明了自己對人性的認知。「嗯，還是投票吧……」

Q04(10) 阿左：

「是啊…。」淡淡的回應吳銘。

Q03(12) 桐椿：

「我同意這個點子。」先不管其他人是什麼理由，但自己對一定得平安回去見妹妹這點的心意是絕不會輸的。若無法打動其他人，那自己也只能說歹命遇上無情的人囉，「欸，不過三句很少欸。三分鐘行不？」

Q02(-1) 符棕鷹：

「三分鐘可以，還有跟我講一下他們說的話。」總覺得他們還是想堅持投票。

Q06(10) 吳聞：

「穿很辣ㄉ.....呃，艷.....伶說『大家對可憐的標準不一樣，確定要這樣比？』還有『知道別人的經歷會增加罪惡感』這樣，女高中生沒講話但點頭應該是同意他隊友吧。」回覆符棕鷹。

Q02(-1) 符棕鷹：

「是嗎？好的了解了。代表他們不同意是不是？那幫我噓回去一句話。」不自覺的勾起了微笑。「那老子我也覺得同盟這回事也很弱，而且你不知道對方經歷就一直幫忙指名另一人去死，之後就不怕被打臉嗎可笑？小心下一關又要犧牲最後對方打臉你啦！臭女人們。」相當不爽到一個極致。「好就這樣，他們再繼續不同意不關我的事，你們自行保重，我不爽管了。」

Q06(10) 吳聞：

「哇.....」對符棕鷹難得激動的說詞感到有些驚訝。

『真.....直接，不過.....』稍稍思考了一下，『好像不是沒有道理，我是不是應該也.....』

Q03(12) 桐椿：

「哈哈哈哈哈！」聽了對方的話大笑出聲，「欸女人們，棕鷹說『同盟這回事很可恥、不知道對方經歷就一直幫忙指名另一人去死，之後就不怕被打臉嗎？太可笑了小心下一關又要犧牲自己、最後還讓對方打臉你喔，臭女人們，自行保重！』，真是說得好阿，哈哈哈哈哈！」很欠扁的清楚轉述了對方的話，還小小地竄改了一些。

Q04(10) 阿左：

「這邊還是贊成投票。」直接無視了桐椿，淡然的開口「還有...吳銘先生也說了『這方法肯定沒用的吧。就算有誰說得哭天搶地的，說到底還是不關自己的事啊。』。」說話的同時視線毫不保留的放在吳聞身上。

Q06(10) 吳聞：

『吳銘的意思是保持投票比較好？』對阿左在講話同時「刻意」投來的視線有點感冒，所以僅是對上一眼就移開視線，『不過，說了自己的故事之後還是到得到別人認同才行，好像也沒有離投票太遠，嗯.....』搔搔腦袋繼續思考。

Q05(11) 吳銘：

「.....」瞬間用力拍上自己的額頭。『靠，早知道閉嘴。』

Q04(10) 阿左：

聽到耳機那頭傳來響亮的「啪！」讓阿左嚇了一跳。

「...抱歉，我這樣講也是為了他好。」

Q05(11) 吳銘：

「沒事啦.....」反正只要這兩人堅持下去，最起碼可以保證哥哥的安危.....雖然自己給他人的觀感被賣了真的不太爽。

Q03(12) 桐椿：

「.....」現在學生怎麼意見這麼多阿，大人說什麼就什麼啦幹。「要不就聽聽嘛？聽完，再決定要不要回歸原始採投票方式？你倒是說說看，自己拚死也要活著出去的理由啊？嗯哼？」衝著阿左說道，自己是絕對不會放棄活著離開的機會。

Q04(10) 阿左：

「理由的話我不介意聽聽。」看向桐椿，只回答了第一個問題。

Q01(7) 艷伶：

「我也不介意你說說你自己。」不如說誰知道到底能不能有人出去？現在當然能活多久就多久。

「你需要的話可以託個口信給我或其他...有機會的幫你帶給你家人？」

拉出跟之前一樣笑似非笑的表情「我和阿左也是這麼約好的。哈哈有機會的話。」

看了看自己胸口的牌子「現在我和阿左加起來有17分.....我記得開始那該死的紙上有寫1分1百萬....真好。嗯...託孤不？」

Q06(10) 吳聞：

『待會可能要豁出去了，』一邊聽著其他人吵嘴，一邊來回盤算心底的想法，『如果失敗的話.....吳銘我下輩子再回報你吧，對不起了。』

Q03(12) 桐椿：

「.....」搔了搔頭髮，看這情形是要自己先說出口嗎？「生下我、提供精子的那個男人——在監獄裡，被啪啪啪的女人發神經住進精神病院。——不過這兩個人死活都不甘我事啦。」後面那句話顯得小聲許多，「而我妹.....我最疼愛的妹妹。聲帶出了問題，體力、視力也都很差，目前還在等待別人捐贈心臟、未來還可能會失明也說不定吧？我——很努力研究治療的藥物.....為此去念了藥品科。剛出生時就被判斷撐不到5歲，但還是好好活了下來。可以的話.....要死也要出去見他最後一面——不對，我不能死，我是她最後的依靠。」說著說著，眼神有些恍然，「她打從出生就待在醫院、連學校都沒去過一次，從來沒有見過外面的世界。我想.....讓他體會到，這世上雖然有各種險惡但相對的，也有很多美好的事物——」雖然做慣了欺騙人的工作，但自己一番話是真真實實的。

Q04(10) 阿左：

「...」聽完桐椿的話只是默默的垂下視線，雖然不知道真偽，但他人的經歷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唬囃過去的。

Q06(10) 吳聞：

『大家都有不好過的地方。』輕輕嘆了口氣，垂下視線，『以前那些被我牽扯到的人一定也——算了，先不要想，出得去再繼續煩惱吧。』

Q01(7) 艷伶：

「原來是這樣。」靜靜聽完故事後也只能吐出這種結論了。
「能問小妹妹叫什麼名子嗎？」

Q03(12) 桐椿：

「鳶，桐鳶。」說出妹妹的名字，並且回想起了名字的由來又開口道，「白色的鳶尾花，花語，是純真——在希臘語中，代表著虹之女神愛麗絲。」

Q01(7) 艷伶：

「聽起來你把她照顧得很好。」

Q03(12) 桐椿：

「但——這本來就是我該做的啊.....」苦笑蹲下身子，揉亂自己一頭暗綠色的髮絲。特意壓制了自己情緒，但語氣聽起來還是非常難過。
「可以的話，當然還是希望她能像常人一樣生活啊！但是、但.....」不忍自己再繼續這麼說下去，一方面也是發覺自己感情透露得有點過度了。

Q01(7) 艷伶：

「醫藥我不是很懂，但如果能出去我會幫你留意的，小鳶。那個在指揮室的應該知道她在哪吧？你不願意說也只好問他了。」回頭跟其他人說明自己的決定「投票吧。」

Q06(10) 吳聞：

「我也同意投票，不過.....」視線直直看向艷伶，「我有話想對你說，可以借一步嗎？」

Q01(7) 艷伶：

「你說？」

Q06(10) 吳聞：

「那.....可以跟我過去那邊嗎？」指指旁邊的角落。

Q01(7) 艷伶：

「想幹嘛啊～」

Q06(10) 吳聞：

「呃，是有點不好意思在大家面前說出口的事情。」微笑中帶著一絲靦腆。

Q01(7) 艷伶：

看了下對方的表情，覺得應該也是商量意料內的事，無所謂的跟去了。

艷伶跟吳聞走到房間一角，背對著房內的其他人開始談話。

Q06(10) 吳聞：

「那個、符同學，待會請不要電我，麻煩你了一一」說完後就將自己的耳麥取下放到地上，接著對艷伶說，「我希望可以保有一點.....呃，『隱私』，你願意也拿下來嗎？」

Q02(-1) 符棕鷹：

看著監視器的畫面，對方都已經把耳麥放到地上，就算我說話也聽不到。
更何況我也說不想理了，也不需要通知啊，真的是，頭痛慘了。

Q01(7) 艷伶：

一臉『喔~~~~』的表情，配合的把耳機也摘下順便丟地上「好了。所以你要說啥？」

Q05(11) 吳銘：

艷伶的耳麥落地的瞬間，傳來了不小的喀啦聲，「唉唷。」讓吳銘有些不舒服地喬了喬自己的耳機。
「.....」接著他定睛看著螢幕的一角，『這兩人想幹嘛.....？』儘管疑惑，卻閉著嘴沒說話。『唔、從剛才艷伶在放下耳機之前的回答聽來，是被哥主動叫過去的吧.....雖然不太能揣測出哥要幹嘛，不過.....相信他吧。』

Q04(10) 阿左：

「...。」耳機傳來的聲音讓阿左下意識皺了皺眉頭，對於艷伶跟吳聞的談話沒打算干涉。

Q06(10) 吳聞：

「謝謝。」稍稍鬆了一口氣，然後表情正經起來，「那我就說了，嗯.....」感覺自己的心跳聲越來越大、快要跳出胸口似的，有點回想起了學生時期剛開始上台表演的心情——但還是叫自己快回到現實。

因為接下來要說的話十分敏感而刻意壓低了音量：「我希望你可以投那個女高中生，」雙手合十，「聽我說，拜託。」怕對方如果生氣不理自己了那就萬事休矣，接著見對方似乎沒多表示就繼續講。

「她好像從一開始就在賣人情給你，對嗎？後面不知道還有什麼樣的關卡，你不擔心她之後叫你全部擔下來嗎？前面已經有切手指、挖眼睛跟斷頭了，誰知道下一關會不會直接要命？你拒絕得了她嗎？」

Q01(7) 艷伶：

「唔、然後？」

Q06(10) 吳聞：

「而且.....」看不出對方有沒有動搖的樣子感覺更緊張了，只能把手上的籌碼全盤托出，「出去之後的事情只有我能幫你、她做不到。」

「我可以贖你出去——你願意的話。」語畢吞了吞口水。

Q01(7) 艷伶：

聽到最後一段話，就算聽多了男人的各種胡話也不禁愣一下「如果不是這種奇怪的地點，剛剛那句話還真像求婚呢。」

Q06(10) 吳聞：

「呃——」被這麼一說不禁有些臉紅，「不、不好意思，但不是那個意思。」忍不住又搔搔有些亂了的頭髮。

「你說過逃出來被抓的事情，我只是在想如果可以直接讓你離開那裡是最好的了。」

「還有一件事，雖然過關後我們或許可以拿到一筆錢，但.....你覺得真的能親手碰到那筆錢嗎？我這樣說也可能是杞人憂天.....但我覺得不給你的機率比較大，或是會被『誰』先拿走。」覺得自己對那些逼人家工作的「壞人」的考量很合理。

Q01(7) 艷伶：

「我以為——你會比較傾向投那個小哥哥？」把頭湊得更近，想看清對方現在的表情「你被他打動了喔？」

Q06(10) 吳聞：

「這倒不是。」苦笑著說，「可以明白他想為妹妹付出的心情，畢竟我也有個弟弟.....」將笑容收斂起來後繼續講：「但是我覺得他.....有點難以信任，而且現在的情況對你來說比較危險，至少桐椿不會在下一關直接讓你送死、他也沒那個資格，所以——我想你應該懂我的意思了，嗯。」

「比起他，我更願意相信你。」沒有說謊的意思。

Q01(7) 艷伶：

「...然後在有需要的時候針對我這個女人？」作勢嘖嘖嘖了幾下「我相信你說的是實話，但也沒把真話全說出來吧，突然這樣很奇怪阿。」

Q06(10) 吳聞：

「非必要的話，我也不想做這種像是挑撥離間的.....」輕嘆口氣，「既然我已經把你找過來說話了，就不打算對你隱瞞什麼、也沒有必要。」直視對方。

本來打算自己倒戈投給桐椿，但現下跟那兩人綁在一組還是不太敢輕舉妄動，只好試試看說服對面的人了。

Q01(7) 艷伶：

「雖然很動心.....但如果你在選擇前跟我商量說不定我就會答應了。可是你知道嗎、」湊到吳聞耳邊並用手遮住不讓人看到說話的嘴型輕聲道「——不只女人，男人也很愛記仇的。如果他記恨你們會幫我阻止他嗎？」

Q06(10) 吳聞：

因為對方湊近而顯得有些不好意思，「女、女高中生當時說了『不能打暗號』對吧？就算我有什麼想法也不可能在那時候跟你說。至於你說的記仇.....是指誰？」表情變得疑惑，完全沒注意到對方跟誰在這裡結了怨的，或是，這句話有什麼其他的意思在？

Q01(7) 艷伶：

「剛剛我選了誰你該不會忘記了吧？」

Q06(10) 吳聞：

「啊。」理解了，「我想.....如果你這次跟我們同陣線的話，他應該也不敢說什麼了吧？如果他真的還有意見.....我會保護你，說好了。」說著就習慣性伸出左手比著勾手指的樣子。

Q01(7) 艷伶：

看著對方伸出的手，那手勢意外的懷舊，懷舊到讓她一臉『你在逗我』「我覺得你看起來應該快三十了，原來現在還流行這個？」

Q06(10) 吳聞：

「啊！抱、抱歉，是以前的習慣——」連忙將手收回，然後以尷尬的笑容看向對方，「你如果還有什麼想知道的我都說，我是認真的。」盡量讓臉上的表情恢復正經。

Q05(11) 吳銘：

隱約看到哥哥伸出小指又收回——『……吼，那個三八……真是。』看著總覺得回想起小時候的事，有些緬懷的同時又不禁有點感傷。

Q01(7) 艷伶：

「那那位在指揮室的沒表示什麼嗎？」

Q06(10) 吳聞：

「符同學嗎？這件事是我自己的決定，還沒跟別人提起過，就連吳銘也沒有。」

Q01(7) 艷伶：

「哼——所以你可以在他們反悔約定的時候擋住他們兩個？」

Q06(10) 吳聞：

「從最後聽到的訊息來看，符同學似乎不太想管我們了。」講到這邊有點無奈，「至於吳銘……我只是『現在還沒』跟他說，我想他也不會反對。」

Q01(7) 艷伶：

「我想也是。比較神奇的就是你弟居然不電我哈哈」隨便開了個無傷大雅的小玩笑「我是都可以啦，有可以暫時依靠的壯丁什麼的——你可要遵守你的諾言啊。」

Q06(10) 吳聞：

「吳銘大概有注意到是我先找你說話吧，不是哥哥我要說，但他真的做什麼事都很仔細——」察覺自己要開始講弟弟經了便緊急煞車閉上嘴，接著換了另一個話題。

「嗯，那麼就說好了，投票對象、贖身、之後關卡的安全……還有不清楚的嗎？」

Q01(7) 艷伶：

「看來你們兄弟感情真好呢。」笑著說出觀察以來的感想。

「也不會太為難你們，除非影響到我，不然其實直接放著我就行，受點傷無所謂。」

Q06(10) 吳聞：

「哈哈……謝、謝謝。」雖然自己也這麼想，但被當面這麼說還是有點不好意思。

「你……還真是大方。」有點意外對方說出這種話，「還以為一般人都會再趁機揩油什ㄟ——呃、沒事。」

Q01(7) 艷伶：

「該揩油的時候自然就會揩，放心～」

Q06(10) 吳聞：

「……好。」回予對方的笑容因微妙的不安而有幾分僵硬，「那我們歸隊吧。」說完後便將自己的耳麥拾起戴上。

Q01(7) 艷伶：

笑了一下，撿起耳機前悄悄說了一句「合作愉快。」

——時間回到稍早，吳聞和艷伶兩人還在角落談話中的時候。

Q05(11) 吳銘：

不曉得那兩人還要談多久……有些無聊的吳銘腦袋似乎閒不下來，仍在想著如果繼續投票，平手的問題該如何解。

『——啊，對了！這裡……姑且算是還有兩張備用的票……』

「那、那個，阿左？有空聽我說嗎，我想到可以……公平解決投票平手困境的方法了。」

Q04(10) 阿左：

「嗯？請說。」伸手按住耳機，好讓吳銘的聲音更清晰。

Q05(11) 吳銘：

開口前稍微清了清喉嚨。「下次投票之前，紅藍兩隊各派一人猜拳。開票後，如果又平手，由先前猜拳勝利的那方的玩家，來投下第五票，而且只能投給平手的兩人之一——也就是說，讓玩家定生死。雖然也沒有公平到哪裡去……但至少是四個人物以外的第三方。」

Q04(10) 阿左：

「嗯...這樣啊...的確比較公平...」小聲地喃喃自語著，後面那句才用正常的音量回答「待會我再轉告其他人的。」

Q05(11) 吳銘：

「呃、嗯，謝謝.....」心臟跳得有點快。

Q04(10) 阿左：

「不會。」雖然對方不在場但還是習慣性的點了點頭。

藍組的兩人說著說著，講完悄悄話的一男一女也走回來入隊了。

Q01(7) 艷伶：

「親愛的弟弟，你哥真的很話嘮你知道嗎。」

Q05(11) 吳銘：

「嗯？喔.....你才知道。」盡自己所能地以輕鬆的語氣說道。

Q06(10) 吳聞：

「不好意思。」面帶歉意向在場其他人說。

Q02(-1) 符棕鷹：

「不會。」只是簡短的回了下，繼續沉默。

Q03(12) 桐椿：

「現在是流行講悄悄話就對了？」雖然有些在意哥哥對那女人說了什麼.....不過被排外卻還不到不愉快的程度。

Q04(10) 阿左：

「在投票之前吳銘先生有話要轉告大家。」瞥了眼歸隊的兩人後把吳銘提出來的新規則詳細的敘述了一遍。

Q06(10) 吳聞：

「嗯、好，我沒意見。」聽完之後順便轉述給符棕鷹。

『既然是吳銘提的規則那就沒什麼需要擔心的，而且，如果這邊行事順利的話就.....』

Q02(-1) 符棕鷹：

「.....沒有意見，麻煩幫我說一聲。」打了個哈欠，真的是完全不想理了。

Q01(7) 艷伶：

「一樣都沒意見。」

Q03(12) 桐椿：

「沒有意見。」擺擺手，自己已經透露自己家庭背景了，總覺得其他人不也說一下很機車，「棕鷹他也沒有意見。是說為什麼只有我說出自己該出去的理由啊！欸，那個做哥哥的，說句話啊。」

Q05(11) 吳銘：

「唔，所以大家都同意嗎？」好像隱約聽到桐椿還是誰又說了些什麼。

Q04(10) 阿左：

「是的。」小聲的回應吳銘。

Q05(11) 吳銘：

「嗯。」簡短應答，但看著螢幕的表情仍難免有些緊張。

Q06(10) 吳聞：

『說、說我嗎？』看了一下隊友後才開口，「呃，要說自己的故事喔.....」

『該講到哪裡啊.....應該最低限度就可以了吧？也不想刻意說得很可憐來博取同情。』

「我.....以前年少輕狂做了一些虧欠別人的事情，然後因為身體狀況不好而住院好幾年，現在很努力在還債.....大概是這樣吧。」盡量維持輕鬆的口氣說著。

Q03(12) 桐椿：

「喔——？聽起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吧.....」自己是努力魔人，覺得這點事情沒什麼。「話說啊——還債？嗯？是欠了多少呢？」聽對方說到欠債就一秒想到金錢方面。

Q06(10) 吳聞：

「欠多少.....嗯.....」面有難色，「具體的數字我不知道，不過我可能一輩子都還不完吧.....哈哈。」講得有點尷尬。

Q03(12) 桐椿：

「了解。」愛錢如癡的自己對對方無法講出具體數字而感到訝異，「其他人？還有要補充什麼嗎？——」自己對那兩個女的是沒什麼興趣啦。「那要照剛剛說的、先猜拳了嗎？」

Q06(10) 吳聞：

「猜拳就交給你吧。」一輸燒賣、二輸打針，自己實在不敢再碰猜拳了。

Q04(10) 阿左：

「艷伶小姐...猜拳妳去吧。」目光快速的掃過桐椿。

Q01(7) 艷伶：

「嗯？也行。」

Q03(12) 桐椿：

「那麼，剪刀石頭——」賭運如何呢——

猜拳進行了數回合，最後由紅組桐椿獲勝。

Q03(12) 桐椿：

「好噁心..... 為什麼一直平手。」

Q01(7) 艷伶：

「...嘖。」

Q06(10) 吳聞：

看著連連平手的狀況也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Q02(-1) 符棕鷹：

.....這個默契是要去結婚嗎？看著監視器的畫面，忍不住在內心吐槽。

Q05(11) 吳銘：

『.....四次平手？這機率.....大概不到百分之十吧？呃、六.....六點二五叭？』嗯，總之這次投票再平手的話，就是交給符棕鷹決定了吧。

Q04(10) 阿左：

對猜拳結果沒大太的反應，僅挑了挑眉。

Q06(10) 吳聞：

「那.....接著投票吧，麻煩大家閉上眼睛。」說完後自己先閉上。

Q04(10) 阿左：

閉上眼睛。

『這次的結果...』

Q01(7) 艷伶：

在閉上眼睛前忍不住看了阿左一眼「.....」

Q03(12) 桐椿：

閉上眼睛，「嗯。都閉上了吧？」和前次一樣，又再確認一次。

Q01(7) 艷伶：

「都閉上了，老師。」

Q03(12) 桐椿：

「.....」已經懶得吐槽對方了。

Q06(10) 吳聞：

指向阿左。

Q04(10) 阿左：

本要舉起手指向桐椿，思考了幾秒後索性將手放下。

『結果...不是顯而易見嗎...』

Q05(11) 吳銘：

看著螢幕，吳銘起初有些不解，「為什.....啊、呃.....別這樣，說不定還有轉圜的餘地.....」但隨即想到了什麼，小小聲地說著——語氣十分地不肯定。

Q04(10) 阿左：

「...。」聽到吳銘的話後閉上的雙眼微微顫抖著，但並沒有多做其他動作。

Q03(12) 桐椿：

將手指向阿左。

Q01(7) 艷伶：

對不起了。過了一會才面無表情的把手舉起，改指向阿左。

阿左三票、廢票一票。

Q05(11) 吳銘：

「.....」理應要開口的嘴，此時卻緊緊閉著。『嗚，好沉重.....我，不想.....』——宣告一個人的死亡。

吳銘明顯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加速、呼吸也急促了起來。為什麼呢，明明是個和自己沒什麼關係的人，也不過認識了幾個小時，還老是捉摸不定、難以揣測——明明是這樣的一個人，此時此刻，吳銘卻無法輕易地開口，宣告對方的下場。

「……可……可以，睜開了……呃……唔……」儘管內心一陣糾結，該做的事還是得做，但吳銘不意外地一開口便結巴，而且夾雜著重重的喘息。「結、結果是……」在接著說下去之前，又用力吸吐了幾回。「……三票。阿左……三票。」

『……對不起，到頭來還是沒幫上什麼。』『……靠，為什麼我要這麼想……』

Q02(-1) 符棕鷹：

……真的是，必須開口了，真的是對不起了。「張開眼吧，除了阿左本人，你們其餘三人都投了阿左。」

真的是，夠了啊這個地方。媽的，早知道當初就不要再在房七先表達意見當玩家了！用了右手捶了桌子，然後把耳麥拿下。

Q06(10) 吳聞：

「……」雖然結果和預想中一樣，卻沒有任何值得開心的地方，緩緩張開眼的面上僅有沉重。

Q04(10) 阿左：

「…謝謝你，辛苦了。」對著耳機另一頭的吳銘說道，並睜開眼睛。

Q05(11) 吳銘：

「……妳、我、唔……」聽到阿左的回話，整個語塞。

一瞬間總覺得不能理解對方這反應，「妳……謝什麼謝，妳都要被……算了，沒事，妳……謝、謝謝。然後那個……」眼神從螢幕上別開，一手搭著自己後頸，一邊彆扭地接著說道：「呃、我……對、對不起，之前對妳態度都那麼爛……妳、嗯，真的很了不起……對，嗯。」搞得自己整個尷尬了起來。

Q04(10) 阿左：

「要道幾次歉才滿意啊？都說沒關係了。」苦笑了一下，直直的看向艷伶。

Q05(11) 吳銘：

實在很不能理解為什麼小小年紀的女孩子會有這種氣度。

吳銘聽著，也就只是皺起眉、搔搔頭。「……我閉嘴就是。」然後小聲碎碎唸。

Q01(7) 艷伶：

「……對不起了。」下意識不敢直對對方眼睛，才發現罪惡感不是沒有，而是發現時就已經是以倍數在成長。

Q04(10) 阿左：

「…呵，早知道一開始就把妳的手指切光的…」冷笑了一聲，面上有著讀不出的情緒「-開玩笑的。」

Q01(7) 艷伶：

「都給妳切。」反正打麻醉切幾根去誰知道啊，切切拿去泡也行啊。感覺想到了好笑的冷笑話，在說出這句的同時也笑出來了。

Q04(10) 阿左：

「…。」沒有多說什麼，下意識的握緊了拳頭。

Q03(12) 桐椿：

啊啦～這場面，是令人難過呢。呵呵。

Q06(10) 吳聞：

「這樣第四名就決定了，至於第一名……」思考了下兩組的規則，「給艷伶，可以嗎？」

Q01(7) 艷伶：

「當然要是我。你們想看現場的嗎？」

Q03(12) 桐椿：

「沒有意見唷～」有些幸災樂禍的語氣。

Q04(10) 阿左：

『真想請符棕鷹電死他。』

吳聞走到螢幕前調動著編號的位置。

No.1 [Q01](#)

No.2 [Q03](#)

No.3 [Q06](#)

No.4 [Q04](#)

Q06(10) 吳聞：

「麻煩大家按下手環上的A確認名次。」說完後就直接按下A鈕。

Q04(10) 阿左：

雖然心裡有千百個不願意，但再怎麼說投票這個規則也是自己提議的，願賭服輸，沉默的按下A鈕。

其他三人也陸續按下A鈕。

艷伶徽章上的分數在數次嗶聲後從7 加至17 。

符棕鷹徽章上的分數在數次嗶聲後從-1 降至-16 。

Q06(10) 吳聞：

走到阿左面前，仍沉著張臉：「上鏑.....我幫你吧？」

Q04(10) 阿左：

「...那先說再見了，吳銘先生。」迅速地取下耳機，再拆下手環扔到艷伶腳下。

「真是謝謝你的好意，不過不需要。」看都沒看吳聞一眼，逕自走到手鏑前把雙手鏑上，右手的傷讓她的動作有些遲緩。

Q01(17) 艷伶：

「.....」看著對方扔下手環雖然不安但也有些摸不出頭緒。送我的？看起來不太像。

「這個、我就把它當成是妳吧。」彎腰撿起在地上的手環「希望能『下次見』。」

Q05(11) 吳銘：

「.....」用力吞了口口水——那句道別實在太過沉重。現下吳銘仍別著頭、沒有看向螢幕，「操他媽的.....」接著邊低聲咒罵，邊拿下耳麥，不小力地往桌上一扔。「幹，垃圾人，玩三小垃圾遊戲啦操！」明知道那幕後黑手聽不見——或者聽見了也只會嘲笑地更大聲，仍無法壓抑地用力捶著桌子大罵。

Q06(10) 吳聞：

沉默的看著少女動作，在艷伶說完話後才又朝阿左靠近了些。

「你.....要恨就恨我吧。」有些艱難的開口，「是我『威脅』她投票給你的。」雖說猜拳之後很明顯誰會拿到最多票，仍對於自己拉攏艷伶的事情產生了罪惡感，而忍不住這麼說。

「我做不到犧牲自己，對不起。所以我也不說謝謝，畢竟是強迫你的啊.....」

話音結束便後退一步，面上那很苦、很苦的神情逐漸埋沒在掌心，蹲下身子的他顫抖著肩膀，再沒有其他話語。

Q04(10) 阿左：

眼神充滿不屑的盯著吳聞的臉龐好一陣子，本想開口說些什麼，但終究只是將冷漠的目光從對方身上移開。

Q02(-16) 符棕鷹：

他看著徽章的分數，已經轉換成更嚴重的負數，確定了條件都到達。苦笑出聲的站起了身。

這個地方，真的是爛透了。

要在尋死的路途上，先看想生存的人犧牲什麼的，真的是——爛透了。

Q03(12) 桐椿：

靜靜的看著同組的隊友想幫女孩將手銬上牆被拒絕，沒有多做什麼反應。反正那個人只要不是自己就沒有問題了，妹妹千萬不能有事，哥哥一定會平安出去的。

一行人靜待著鐵門上的倒數，歸零時，人物房前面的鐵門緩緩開啟，玩家房的紅藍兩扇門也自動打開，廊底的黑鐵門已做開。

人們雖不願意，也只能繼續往下一關邁進。

Q06(10) 吳聞：

在離開房間之前，吳聞再次走到阿左面前，最後一次將這名少女的身影映在眼裡。他面上帶著苦澀淡然的笑，留下了這句話之後才離開：

「你.....很堅強，要記得來找我報仇喔——再見。」

或許是因天性樂觀，這讓吳聞仍願意祈求少女還有一絲機會逃離此處——即便是抱持恨意而來也無妨。

Q04(10) 阿左：

阿左像是不想再看到任何人似的側過頭，老實說其他人會怎麼樣她可是一點也不關心。

面上已經不再有憤怒的情緒，聽完吳聞的話後也毫無反應。

Q05(11) 吳銘：

吳銘站起身，邁開沉重的步伐的同時，腦中還是無可避免地同時浮現起第六房那名被做為實驗材料玩弄的女孩子和阿左的身影。「嗚.....」這使得吳銘不禁縮著肩膀、愣在原地顫抖了一會兒。

犧牲他人換來自己苟且偷生的機會——會發生這種事，他不是沒預料到，或者該說在進入那沉甸甸的藍門之後就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但當事情確確實實地發生在眼前，那衝擊和後勁還是比預想中的要來的大太多。想到這裡，吳銘只覺得自己的肩膀突然變得好重好重，一條人命的重量遠遠不只物質上的那幾十公斤——更何況數條人命.....這就是吳聞自清醒以來便一直承擔的罪惡感嗎？

「——幹！」像是要宣洩這幾十分鐘以來複雜且沉重的情緒似的，吳銘走到藍門前，將門板用力拉開，使其「啪」的一聲狠狠撞在牆上。

在狹長的走廊上和符棕鷹擦肩時，吳銘也只是淡淡地瞥過對方一眼——雖然完全沒有要責怪任何人的意思，但那疲憊的眼神已經透露出吳銘再也沒有力氣去顧及他人的觀感。接著便頭也不回地往底部的鐵門走去了。

Q02(-16) 符棕鷹：

真是，莫名奇妙啊。就這樣被對方看了一眼，嘆了不知道在這關第幾次的氣。

然後抓著自己的衣領，深了下呼吸才看向鐵門。

撐過去，可以的、這分數一定可以當實驗品的，然後，希望遇到他，好好的道歉吧。抱歉讓你犧牲了。他閉上了眼，抹了把自己的臉然後走向了下一房。

Q04(10) 阿左：

不知道過了多久才將頭抬起，髮絲順著肩膀垂下，現在這裡只剩下她一個人了。

「...」阿左試著稍微動了動被銬上的手，手銬摩擦到皮膚的感覺實在不怎麼好受。

『沒用...嗎。也是。』很快的就認知到自己在浪費力氣，便放棄了掙扎。

接下來，「那些人」會怎麼處置自己呢？

不知道，可是--

「.....嗚...」眼淚在這一刻才潰堤。

「.....我想、活下去.....」

啜泣聲與充滿絕望的呢喃迴盪在空無一人的房間。

但是，又有誰聽的到呢？

【第九個房間】